

政治江湖

杜月笙的1931

尹 钊 / 著

杜月笙

绅士中的**流氓**，流氓中的**绅士**
江湖中的**政治**，政治中的**江湖**

鸦片帝国中的**幕后黑手**，民国军政中的**白手套**
织就无边的权力网络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政治 江湖

杜月笙
的1931

尹 钛 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江湖：杜月笙的 1931/ 尹钦著. —北京：国家
行政学院出版社，2012. 6

ISBN 978-7-5150-0364-1

I. ①政… II. ①尹… III. ①杜月笙(1888～1951)
—生平事迹 IV. ①K8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1086 号

书 名 政治江湖：杜月笙的 1931
作 者 尹 钦
责任编辑 李少军 陈 平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100089)
电 话 (010)68920640 68929037
编 辑 部 (010)6892874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6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50-0364-1/K·017
定 价 36.00 元

画鬼容易画人难

——给尹钦的序

张鸣

写史，最难的是写人。历史是人折腾出来的，说史，即使是单纯的大事记，也免不了有人在里面，不能把人和事剥离开。但是，现在做历史的，往往见事不见人，写来写去，干巴巴的，就那么点事儿，里面当然有人，但是人都“事儿”化了，没血没肉没性情。说实在的，不是写史的人不想写人，一边是多年的积习难改，一边是写人也有难度。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难就难在人是现实中存在的，有些人，还是另外一些人熟悉的。写史不同写小说，可以乱加虚构，写得不好，也许连人都不像了，更何况真实存在过的张三李四？



历史上的张三李四难写，写名头响的大人物则更难乎其难。说的人多，写的人也多，但写好了，写活了很难。其中，袁世凯和杜月笙两位，要算是难中之难。

袁世凯是个著名的白鼻子人物，从民国起，凡是有关袁世凯的叙述，除了他自己人的《容庵弟子记》之外，基本上都是负面评价。袁世凯的脸谱，从北洋时期就给人画花了，近似小丑或者二丑，到了国民党主政，就基本上定型在白鼻子上面了，成了京剧中的王莽、曹操之流亚。此后，更是每况愈下，写传者，不在袁世凯三个字前冠以“窃国大盗”四个字，基本上是不能开印的。直到近年，才稍微好了一点。相形之下，杜月笙的命要稍好一点。在北洋时期，杜老板食客不止三千，比当年的孟尝君和信陵君还风光，捧他的文人多，连眼高于顶的章太炎，都出来拍杜老板的马屁，把一个浦东不知什么来历的小混混，捧成杜周和杜预的后人，再上，一直推到尧舜。国民党时期，由于主政者有意遮掩当年自己的青帮痕迹，有意疏离，杜月笙风光不再。但文人墨客，落井下石者也不多。也只是到了 1949 年之后，纸上的杜月笙才真的变得穷凶极恶，文人们仿佛才悟到，原来这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帮会头子！于是，左一个流氓大亨，右一个流氓大亨的文字问世了。

中共主政中国，自 1949 年开始，而在中共主政之前，史学界的主流，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家了。这种史观，评价人物有两个尺度，一是进步史观，二是阶级分野。在前者，只要推动历史进步的人，都是正面的，而历史，即使在形式上，也只能前进不能倒退，谁开倒车，注定要被钉死在耻辱柱上。在后者，则是讲究人物的阶级属性，如果出身不好，向先进

阶级靠拢也可以。在这样的历史观主导下，我们这两位，袁世凯和杜月笙，究竟在史家或者文人的笔下能有何等命运，不问可知。当然，眼下的境况已经好转，人们写史的禁忌少了些，也有些人出来给过去的反面人物抱打不平，说几句好话。但骨子里，进步史观的阴影还在，人们还是脱不出好坏善恶的二元分际。无非是过去说坏，现在说好，翻烙饼，标准还是那些货色。更要命的是，跟整个学界的浮躁类似，现在的写史者，写来写去，好像都是为了市场，大家都是写手，一种市场化流水线上的写手。除了极个别学者之外，很少有人去发掘史料，钩稽隐事。只消文字绚烂，有噱头，不愁没有销路。

尹钦写这两个人物，在我的印象里，已经有好些年了。首次完稿，记得是在 2007 年，当时，一些出版人看了以后，就轰然叫好，给了这个没有什么名气的作者最高的版税，甚至，我的序都已经写好了。但是，尹钦却始终不肯出版，总觉得还要加工修改，打磨再打磨，一拖就拖到了今天。我原来写的序已经怎么都找不到了，只好重写一篇。不过，这两本书磨到今天，的确跟当年不一样了。里面不仅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而且文笔更加好看，好玩，完全没有了他这个年龄比较有学问的学者那种掉书袋的感觉，很大气，绝少斧凿的痕迹。任何一个层次的人，只要喜欢历史，多半会捧起放不下。这两本书，不客气地说，是当今写人的佳品，至少，在我有限的阅读中，还没看到过比它们更好的著作。

尹钦是我的学生，一个相识很久的朋友。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个书虫了，每日蓬头垢面，就知道读书。他还在本科的时候，给他们班上的第一门课，我给了他 120 分。此后，一直到博士毕业，其实我没教给他



什么东西。我跟他之间，其实就是资深的朋友，书友。我真的不明白，他小小年纪，腹笥怎的会如此之宽，肚里的货这么多，而且倒出来的时候，竟然如此灿烂有光。

以上的文字，有吹捧自己学生之嫌，在某些学人，吹自己的学生，就是吹自己。但是，平心而论，我真无此意，即使说了好听的，不过是真心话而已。是好是坏，读者诸君自己判断，建议在买之前，先看上一段，如果真的像我说的那样，你再掏钱。

2012 年 12 月 1 日，于京北清林苑

画鬼容易画人难

——给尹钦的序 张鸣

楔子 上海传奇

第一部 开祠

杜月笙的请柬 16

申城何事起观潮 20

只此一回 21

第二部 杜月笙的上海地图

黄浦滩 34

高桥 38

十六铺 39

黄公馆 46

走出黄公馆 60

第三部 白手套

初识蒋介石 83

党国的“白手套” 89

押宝多押一方 101

渐行渐远 104

第四部 空手道

遍地金银 135

布局工商 141

操纵工会 146

第五部 小杜城南

东方之乐 164

“兴革旧仪” 167

朋友不分新旧，友情不论大小 169

人在江湖 178

生财无道 182

花钱有道 186

第六部 消逝的租界

“强盗扮的书生” 204

接管法租界 209

“两个钟头内毁灭法租界” 212

尾声 告别上海滩

后记 241

楔子

上海传奇

上海，当然是一个传奇。

一个 1843 年开埠的荒滩，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了远东最大的城市。现在，它的传奇仍在不停演绎。揣想曾经的上海，浦东这个陌生的荒滩，似乎是在一夜间，就崛起为熔金之地，销金之窟，夜空中显影的五颜六色的聚光灯，光柱中矗立的金茂大厦和东方明珠塔，金碧辉煌。这是你不得不惊叹的上海。

这是一个平面化的艳俗上海。耀眼辉煌的灯光，掩盖了无数旧上海的浪漫，匆匆奔忙的脚步，踩碎了凌乱泛黄的记忆。有人说，上海在分裂，



“分裂成一个古典的上海和现代的海，分裂成一个虚幻的海和一个真实的海”。虚幻的海沉浸在黄浦江波光粼粼的碎影流年里，波光倒影映出的是似幻似真的月份牌美人，人潮汹涌的“大世界”，万方杂处的“黄金大舞台”，结实阴凉的石库门房子，欧陆风情的古典建筑，和好莱坞同步上映的影片，一张张白金唱片，一桩桩绮色流言，伴奏着黄浦江上日夜不息的嘶鸣汽笛，人声鼎沸的交易所里，交易员声嘶力竭，汗流满面，高墙掩映的树影中，丝绸扣短打扮的“白相人”，抽着强盗牌香烟，烟头明火，翕张着江潮气息，黑暗中不时响起的清脆枪声，和奔逃的身影，伴奏着霓虹翠绿的舞厅里，狂醉的红牌舞女将晶莹的高脚酒杯打碎一地……

“迪昔辰光格上海啊！”老辈的上海人，远隔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在他们人生的回味里，总有那么一句意味深长的感喟。那拉长的声调似乎有着绵软的粘力，将旧上海的珠光宝气与繁华胜景，软红十丈与郎情妾意，一一拉到你的眼前，让你的回忆，哗哗地流淌。而真实的上海，是一个初上 T 台的生硬 model，有点生疏地再度摆弄着挑逗的身姿，吸引着台下的淘金客。上海，仿佛是几段截然不同的故事拼接起来的蒙太奇。

常说的是“老北京”和“旧上海”。说起北京之“老”，是在恭维一位满面沧桑而仪态雍容的老人所具的宝相庄严，而谈到上海的“旧”，仿佛是在追想红颜老去的曼妙少女，或旧时情人，一种时光难再、往事难追

的伤感自然浸润上心头。北京是雄性的城市，而上海，它的精致，它的优雅和细腻，使它更像是雌性的。现在它叫上海，以前，它叫上海滩。上海滩是旧的，而上海是新的。

也许有一天，你会来到上海，寻寻觅觅，会去寻觅沙逊洋行和先施百货的大楼，你会想着去看看哈同花园，看它的风貌是否依旧。你或许碰巧路过一间其貌不扬的旧公寓，却从未想过，那是当年张爱玲住过的常德公寓。静安寺的那道霓虹招牌，留给你认路归来，你应该知道，这曾是百乐门大舞厅，在你的心头，多少年忘不掉的，是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和《永远的尹雪艳》，那些刹那芳华的烟花，不堪再剪。

你坐着的士在大街小巷穿行，司机会不经意地说起，这里是阮玲玉和胡蝶经常出没的地方，这里是日伪时期让人闻风丧胆的魔窟，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这里是十六铺，杜月笙当年卖水果的地方，这是杜月笙靠过的墙，这是他走过的青石路……是的，杜月笙，这时候你会想起这个有点熟悉，又止不住陌生的名字。仿佛白露为霜的清朗月夜，你临着一汪古井，伸手打捞井底那一轮圆月，可触手却是一水荡漾的细碎金黄，打捞的不过是一捧氤氲的雾气，一掬朦胧的前尘影事，一段空荡荡似水流年。你缩手，它沉静依旧，依旧是一轮清亮圆润的黄金月。

这就是杜月笙。你也许看得清楚，也许看不明白，但他的故事，对你



来说永远都可望不可即。

“你应当再来探望上海一次，但这也将是最后的一次。你来的时节或许就是 1936 年——上海末日的上一年。你或许是坐着一只英国轮船来的——一只很大很华丽的轮船，有着一个很美的名称：亚洲皇后号。快到上海时，你能看到海水已经变了黄色。二十个国籍的船只都好似被一种无形的吸力将它们一起吸引到这一条航路上来。”“上海滋长了，已一跃而为世界第五大都市了。它已是非常之伟大、非常之富裕、非常之动人，不过有些过于成熟的样子。”——这是 1940 年的文字，美国人霍塞的《出卖上海滩》。

“1931 年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 30 年代的开端，也是史学家眼中的 30 年代 (1927-1937) 的巅峰，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当人们回味那段历史时，倾心的不仅仅是逝去的繁华：洋房高耸，商店林立，货物山积，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流光溢彩的都市风情，还有衣求华贵，食求精细，住求敞雅，行求快捷，乐求刺激尽兴的生活方式，当一个阶级消失以后，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因为无法再现而值得留恋，因为与现实生活遥相呼应而更值得陶醉。不过，值得提醒的是，1931 年还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的年份。”一位当代学者这样惦记着旧上海的 1931 年。

1931 年的辰光中，有一件事旧上海的人不愿意忘记。这一年杜月笙家的祠堂开祠。无论哪一本上海编年史，都不会，也不敢遗漏这一件旧上海

的风光盛事，因为，它太招摇，太奢靡，太盛大，也太奇特了。以前的旧上海和以后的新上海，再也没有这样的盛事。

如果你要怀念黄金时代的旧上海，就怀念 1931 年的杜祠盛典，如果你要探询旧上海的秘密，就追问 1931 年的杜月笙吧。因为，他那里收藏着所有旧上海的传奇。



图 1、2 为 19 世纪 80 到 90 年代的外滩。

1888 年，杜月笙出生于黄浦江东岸的高桥，此时的浦东还是一片未开发之地，与一江之隔的浦西形成强烈反差。特别是从苏州河与黄浦江汇合之处往南蜿蜒至洋泾浜的一段河岸，虽然尚未完全展示出她的面貌，但隐约之间，已有恢弘之气。到杜月笙赶过江来的时节，这一段江岸早已是驰誉中西的十里洋场了，杜月笙的一生，也将以这条黄金水岸为中轴线缓缓展开。





▲3

图3为清末修缮中的上海城墙。



▲4

图4为1914年完竣的中华路路面。

图5为如今修葺一新的大境阁段城墙。



▲5

人们所说的旧上海，多是指环绕于上海老县城东、北和西边的租界地带。真正的旧上海蜷缩在苏州河之南，黄浦江之西，外加遥在苏州河之北的闸北，而未来上海的成长，必将伴随着老县城的解体，和租界的扩张。其标志便是老县城城墙的拆毁。1912年1月，拆墙启动，到1914年冬天，有361年历史的城墙被拆完。上海华界与租界连成一片，近代上海城市新格局成型。如今的中华路便是由城墙和城壕填没而成的。拆城过程中，有一小段被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古城墙大境阁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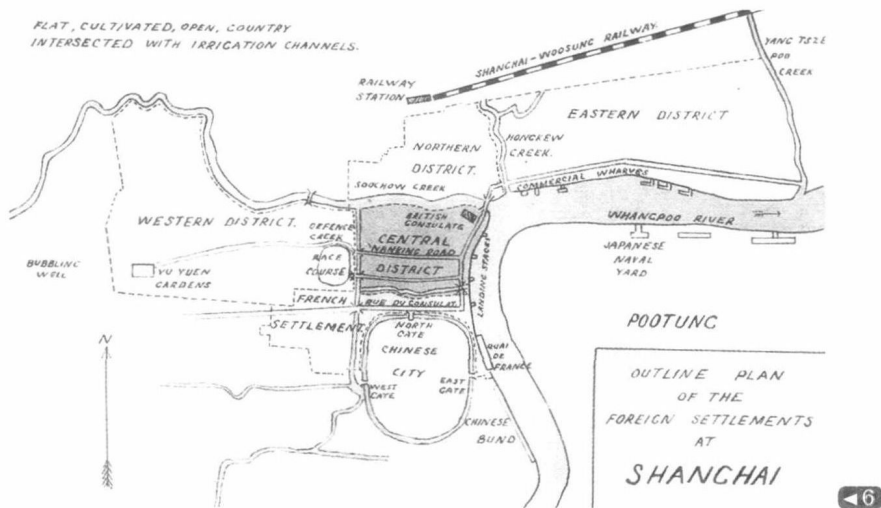


图 6 为 1907 年绘制的上海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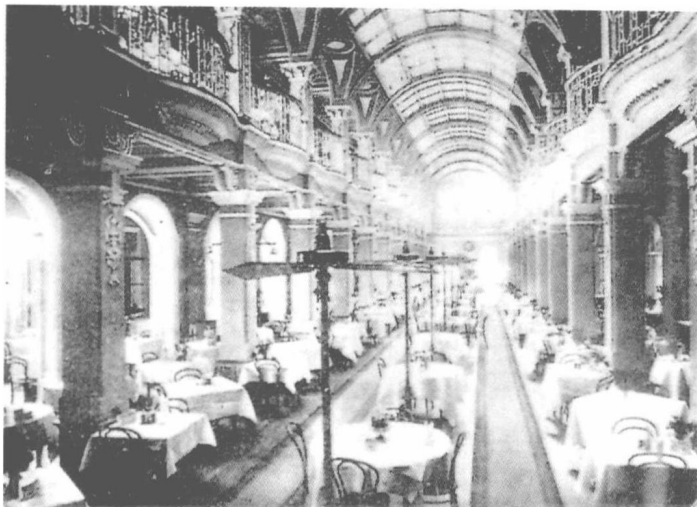
从图中可以看到，上海县城以北是法租界，法租界以北是公共租界中区，中区以西为西区，中区和北区之间是英租界，北区以东为东区，此时，租界面积已大大超过县城。在浦东生长，在十六铺、小东门混江湖的杜月笙，要想在上海滩有所图谋，则法租界是不可逾越的地带，而黄金荣、杜月笙都是在获得法租界势力支持的基础上成长为一代强人的。

17

图 7 为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订立的《租地章程》。

1845 年，第一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以《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为据，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协商订立章程，将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东路）以南之地，租与英人使用，这是英国在中国的第一块租界。





◀8

图8为沙逊大厦内豪华宴会厅；图9为建造中的沙逊大厦工地。

1877年，本在印度经营的英籍商人沙逊看中了上海，转战上海设立沙逊洋行分行。后来买下外滩20号美商琼记洋行的房地产（11亩7分），1926年拆除旧房，1929年落成新楼，大楼成为外滩上的又一地标式建筑。这里的宴会厅将成为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觥筹交错，宏图大展的舞台。

▼9

